歷史與空間

古賢的「粉絲」們

■ 雁 翔

「粉絲」、「擁躉」、「追星」、「網紅」是今天的流行詞，他們大多集中在娛樂領域，不少藝人為爭取更多的「粉絲」而明爭暗鬥大顯身手，甚至喊出「得『粉絲』者得天下」之語，不免令我肉麻、反感和嗤笑了。

古代當然也有「粉絲」，但他們追星的目標不是賣唱逗樂的戲子，卻是文學界的巨擘。唐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宋代的蘇軾、范仲淹、李清照等人，都擁有大批「粉絲」，他們追星的火爆程度不亞於當今的「鐵絲」和「鋼絲」。

在唐朝，李白這位紅得發紫的天王級人物，絕對是排名第一的「網紅」，可謂「粉絲」遍天下，上至皇親國戚下至販夫走卒，數不盡數。長他40多歲的大詩人賀知章就是他的「粉絲」，賀知章先被李白《蜀道難》一詩震住，一見面就稱李白為「謫仙人」，在長安政界和文壇竭力宣揚李白，甚至將李白推薦給天子。杜甫年輕時在洛陽結識李白，從此成了他的摯友與「粉絲」，兩人共度一段騎射遊歷、抵足共眠的快樂時光。對於李白的詩歌更是驚歎莫如，分手後還常常思念，寫李白的詩竟達15首之多，如《春日憶李白》、《冬日有懷李白》、《天末懷李白》、《夢李白》等等，「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都是千古名句。

河南濟源有座王屋山，有個自號「王屋山人」的隱士叫魏萬，此人自視甚高，對李白卻崇拜得五體投地。為了一見偶像，他跋山涉水千里走單騎，從河南王屋山一路追到浙江天台山，又輾轉至揚州，終於見到李白，並獻上讚頌的詩。李白被感動了，對魏萬說：「爾後必著大名於天下！」還寫了長詩《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詩尾云「黃河若不斷，白首長相思」，直令今日劉德華的「粉絲」羨慕嫉妒恨了！在賀知章和道士吳筠推薦下，唐玄宗李隆基和楊貴妃也成了李白的擁躉，急召李白進宮，封為翰林院大學士，某日李隆基請李白填詞，酒後的李白居然讓楊貴妃之兄楊國忠為他舉硯、太監高力士給自己脫靴，皇帝和愛妃居然依從了。後來因高力士作祟，李白才高吟「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離宮！

詩聖杜甫也擁有一個跨越時空的超級「粉絲」團，他們包括唐代著名詩人張籍、元稹、韓愈和宋代名流王安石、蘇軾、黃庭堅以及清代才子納蘭性德和乾隆皇帝等等。詩人張籍常常取杜甫一帙詩，燒成灰，加入膏蜜當飲品喝，自言自語「令吾肝腸從此改易，寫出杜甫那般好詩來」。大文豪蘇東坡對杜甫的高尚人格、遠大志向和坎坷遭遇崇敬同情之極，兩人穿越時空的對話常在他心中產生強烈共鳴。崇拜杜甫的皇帝也不少，尤以乾隆最為有名。他一生寫詩四萬多首，對老杜頂禮膜拜，認為自己得到杜甫真傳、是杜甫的學生：「平生結習最於詩，老杜真堪作我師！」

白居易的詩平易流暢、韻味十足，深得國人歡迎，所以也擁有許多激情「粉絲」。唐代筆記《酉陽雜俎》載，荊州有個叫葛清的掃地工，酷愛詩歌，他刻滿全身的刺青全是白居易的詩作，有30多首，詩邊還繪有配圖，達到「體無完膚」境地。白詩傳到東瀛後，也很快風靡日本。平安文士大江維時主編的《千載佳句》中，共收中日詩人作品1110首，其中白居易一人就佔半數，多達535首。

集文學家、書法家、畫家於一身的大學士蘇東坡是宋代超級偶像，他一生作詩四千餘首，「粉絲」遍天下，其中還不乏美女加才女。他在杭州任通判時，某個夏日與高僧佛印、才子陳季常乘船遊西湖，途中突然有個美少婦駕船追來，令蘇軾等人愕然，那女子竟不由分說登上蘇軾的遊船，說「從小仰慕蘇軾，一直無緣相見，今日有幸邂逅，定要拜見一面、為君彈奏一曲，以了吾之心願」云云，她彈奏一曲古箏後飄然離去。蘇軾三人遊玩至夜才盡興，因為天氣炎熱，蘇軾披頭散髮坐在船頭，長袍袖子擼到肩下，一副瀟灑不羈模樣，竟有男男女女尖叫着迎上前，杭城市民打着燈籠夾道歡迎蘇軾，這場景堪比今日明星演唱會，足見當年東坡先生有多牛！

後來蘇軾轉任常州知府，當地一廚師烹飪河豚誠邀蘇軾來家品嚐。古代女子不能出來見客，但蘇軾名氣太大，廚師家的女眷都想乘機見見偶

■杜甫是李白擁躉。 網上圖片

像，便偷偷躲在屏風後窺視。只見蘇軾只顧大快朵頤，女眷們有點失望。突然蘇軾說了句「如此美味，死了也值得啊」，聽到此言，女眷們個個歡欣鼓舞雀躍起來。還有個天生麗質、年方十八的惠州癡情女，媒婆踏破門檻，但姑娘眼光甚高，放言「要嫁就嫁蘇軾那樣的人」。聽說蘇軾被貶惠州，女子高興道「我的夫君終於來了」。自此姑娘每晚翻牆至蘇軾窗前，傾聽他吟詩誦詞。蘇軾發覺窗外有人，姑娘遂翻牆跑了。後來蘇軾終於跟蹤來到姑娘家，得知緣由後感慨道：「我一定為你物色一位好郎君」。但不久蘇軾又被貶海南儋州，三年後遇赦北歸，再經惠州，那位姑娘已鬱鬱而終了。

有「千古第一才女」之譽的女詞人李清照也有「粉絲」無數，其中一位正是著名女詞人朱淑真。朱淑真出身官宦人家，自幼冰雪聰明知書達理，是當時有名的才女。可惜她也懷才不遇、婚姻不幸，她寫的詩都是描述自己的失意與苦悶，惺惺相惜，命運相似的李清照就成了她的精神偶像……

對比古今的「粉絲」，不難發現其中的本質差距：古賢的擁躉們羨慕偶像的才華、成就與高貴人格，現代「粉絲」們則偏重於所謂「顏值」和浮名；前者更彰顯文化內涵，後者卻凸顯淺薄低俗。在強調「文化自覺」、「文化自信」的今天，孰輕孰重、孰是孰非，不是一目了然麼!?雁翔詩云——

古賢追崇風雅頌，
今人偏愛藝壇星。
涇渭分明兩股道，
高低立判堪反省！

書若蜉蝣

荃錦坳・逢吉鄉・米埔

■ 葉 輝

話說荃錦坳在元朗東南部，為大帽山西脊禾塘崗西坡上的山坳，元朗區與荃灣區以大帽山道為分界，故坳口在元朗；荃錦坳為荃錦公路最高點，約為海拔490公尺，荃錦坳以北山勢較陡峭，以南則較平緩，從荃錦坳沿荃錦公路北行可到達石崗村，南行則可到達川龍谷，沿大帽山道東行可上大帽山，沿麥理浩徑西行則可到達大欖涌。

荃錦坳原本並無明顯山坳地形，駐港英軍1951年為方便運送軍用車輛出入新界作防禦，新修築沿大帽山以西的山嶺與坳口連接石崗軍營軍用道路，在川龍以北地勢最高處的禾塘崗西坡一段開鑿約長300米缺口，降低車輛行駛坡度，高處坳口為「荃錦坳」。由於荃錦坳為麥理浩徑第八段與第九段連接點，為大帽山郊野公園與大欖郊野公園有公路直達海拔最高的入口，更有大帽山道直達香港最高峰的大帽山山頂，是登上大帽山頂難度最低的路線，亦有甲龍林徑、荃錦自然教育徑、大帽山遠足研習徑等多條不同難度的行山徑，而荃錦坳南面的川龍亦有現今香港罕有的傳統鄉村茶樓，故吸引大量遊客以荃錦坳為起點遊覽大帽山郊野公園或大欖郊野公園。

打石湖村為元朗八鄉原居民村落，居民主要為張氏與宋氏之客家人，百多年前由嘉應五華遷來寶安，最先於南大刀屿向西山坡牛牯角立村搭茅寮而居，其後人丁繁衍，耕地不足，宋張兩氏遂決定沿擔水坑舉村遷到打石湖新村，張氏更分支到八鄉河背附近大窩、蓮花地；另外，宋氏分支到位於蕉徑河谷附近現之蓮塘尾村定居，與同樣先祖兩百年前來自嘉應五華之長壢村魏氏客家村民隔雙魚河為毗鄰相望。

逢吉鄉在元朗區錦田的西北部，錦田河以北，元朗沙埔村，雞公嶺副峰南側與園山之間的谷地；逢吉與模範、榮基、華盛三村合組鄉事區域逢吉鄉，此鄉由1926年軍閥割據時期的桂系軍閥沈鴻英兵敗後流亡至港後所建立；沈鴻英死於1935年1月28日，1948年墓地遷至錦田南，墓園尚有多個較小墓碑；逢吉鄉在2009年被評為二級歷史建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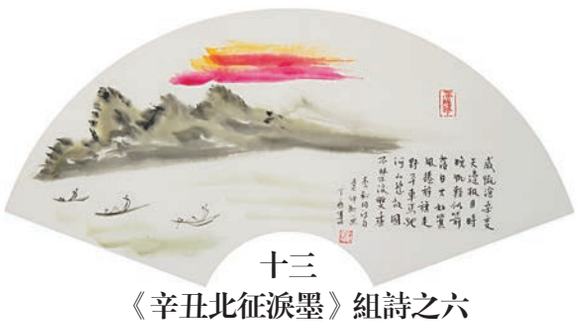
牛潭尾又名攸潭美，在雞公嶺以北的峽谷中，區內由許多條非原居民村落組成，廣深港高速鐵路途經，有一行車路，名為牛潭尾路。

米埔一帶為蝦隻養殖場，朝鮮戰爭1950年爆發，港府將接壤土地劃為邊境禁區，包括米埔濕地，濕地自然生態環境並無任何保護；至1976英國加入《濕地公約》（拉姆薩爾公約），在1979年延伸至港，港府將米埔濕地列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自1983年管理米埔自然保護區，推出保育工作維持濕地，保護區有豐富動植物種，遍及濕地、魚塘、基圍、潮間帶泥灘、紅樹林、蘆葦叢及淡水池塘；上世紀90年代起，深圳后海灣沿岸工業發展，米埔濕地生態或受損害，其後羅湖地產興旺，發展商意識到深圳灣濕地的大自然景觀有助提升物業價值。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十三

《辛丑北征淚墨》組詩之六

日夕登輪

感慨滄桑變，天邊極目時。
晚帆輕似箭，落日大如箕。
風捲旌旗走，野平車馬馳。
河山悲故國，不禁淚雙垂。

李叔同詩句
素仲配畫
丁酉夏日

1901年春，李叔同在天津老家小住後返滬，到塘沽轉船，寫下這首感人的詩。這是《辛丑北征淚墨》組詩中的第七首，大劫後的河山已不復當年了。八國聯軍的旌旗和戰車，在祖國的領土上肆無忌憚，橫衝亂撞的情景。令年輕的李叔同愛國情懷下流下痛心的熱淚，為河山遭劫深深悲哀。

李叔同此組詩共十首，這裡選出六首，從這六首詩詞中已看到李叔同在國家興亡之際，產生了強烈的匹夫有責之感。當然，李叔同出身官商之家，書生也未能征戰沙場，但愛國之心已盡情表露，詩的風格也從個人傷感走出來了。

浮城誌

濃情赤豆糊

■ 宛 皖

赤豆糊有着記憶裡兒時的我美好的回憶。以至於長大以後每一次吃到它，我都覺得非常幸福、非常快樂。記憶中，外婆熬的赤豆糊有着童年的味道。甜甜的、沙沙的，每次吃起來都是回味無窮的。

小時候，我在蕪湖的外婆身邊長大。外婆是一個烹飪大師，春天野菜，過冬的大白菜，醃製的鹹菜，是外婆餐桌上必不可少的東西，也是養活一大家子最簡單的菜餚。到了外婆帶我的年代，雖然物質生活漸漸豐富多樣，外婆依舊保持了勤儉持家的好習慣。外婆知道我最愛赤豆糊，於是早晚都會給我熬製。兒時記憶中，外婆的廚房總是赤豆糊飄香。每天空閒的時候，外婆會撿赤豆裡的沙子，淘洗赤豆。兒時的我總是在旁陪伴。也幫着撿豆子、洗豆子，那時候外婆也總是教導我：「過日子只是儉省節約是不夠的，還要勤勞善良。只有勤勞的人才配得上人間的種種美味。」一把豆子，撿、洗、淘、煮、勾芡、小火慢慢熬，才能把赤豆熬成香甜可口的糊糊，也是在外婆的悉心教導下，我才對食物有了一顆敬畏之心，才懂得了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熬赤豆糊的時候，我跟在外婆屁股後面，圍着鍋台轉，一聲一聲連着問外婆：「外婆，好了嗎？可以吃了嗎？」這個時候外婆就會微笑着說：「二子，心急吃不了熱豆腐，心急也吃不到赤豆糊。赤豆糊是要慢慢熬的，熬出來的赤豆糊才會沙滑，才會細膩。」人總要有一個盼頭，就像我盼望能喝到香甜可口的赤豆糊一樣，有目標是成功的第一步，撿豆洗豆，就是我為這個目標所付出的努力，只要有足夠的時間慢慢熬製，赤豆糊飄香是遲早的事。人生也是這樣，給自己定下目標，然後努力付出，未來等待我的一定是離目標越來越近的結局。堅持下去，目標總有實現的時候。

生活是一種哲學，生活中的瑣碎小事蘊含着人生的哲理，美食和愛一樣是不可辜負的。童年我吃過的每一道美食裡都有外婆對我濃濃的愛意。現在我回憶起外婆對我說的話，那些質樸平實的語言道出的是人生最樸實的哲理。

豆棚閒話

信札的價值

■ 賀越明

前些日子翻閱了近年出版的兩部書信集，一是范用的《存牘輯覽》，2015年9月北京三聯版，二是《羅孚友朋書札輯》，2017年8月海豚版。二者的相同處在於，前者是出版家，後者是名報人，因而交遊廣闊，往來均為作家、詩人、評論家、書畫家或學者，出自這些著者或作者的信札，他們都悉心保存且予以整理，所以其中一部分能在身後被選編成書問世，以饗讀者。但以書裡的編注而言，很難稱盡責到位，感覺有負於這些信札的價值。

之所以重視書信集的編注，是因為這些信札如同文物一般，隨着時光的流逝，其文史價值將越來越高。

信札，是人類文明進展至一定程度的產物。若計年歲，信札在人際書面文字傳播方式中的資格最老，可謂「古已有之」。在中國古代，書信多是靠驛傳遞送的。周代已在各大要衢設置郵傳館舍。多年前有學者考證，殷甲骨卜辭中可考的驛傳館舍名稱，不下三十餘處。據說還不能確知商代是否有璽封之制，是否已有普通書信，但可以肯定的是，當時已有信奴，他們騎馬乘車，盡快將各種資訊報告殷王。

中國古文化中，書箋、信函、彌封、驛傳，儘管名稱各異，但涵意相同，都是書信的概念。唐代著名詩人王昌齡有詩云：「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燕。」貞觀年間，用朝鮮厚繭紙製作信函，形若鯉魚，兩面俱畫鱗甲，腹中可藏書信，名曰「鯉魚函」。詩裡的「雙鯉魚」，即形若鯉魚的信札。此外，還有三國葛玄與河伯書信往返，令鯉魚充當信使的傳說。因之，信札在詩文中常被雅稱為「魚函」、「鯉封」，信函也稱「魚書」。信使則稱為「魚燕」。傳說中不僅鯉魚傳書，大燕也傳書，故而又稱信使為「魚燕」，也叫「鴻麟」。

從古到今，手寫的信函，是人類使用最悠久也最普遍的書面文字傳播手段。近代有了電的發明，此後逐漸產生電話、電報、電傳、傳真等現代化的電子傳播手段，對人們通過信札溝通和交流有一定的影響，但不顯著。上世紀九十年代互聯網技術成熟及普及，佈告板（BBS）、電郵等相繼出現，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際傳播形態，書信成了較為小眾和特殊的交流手段。尤其新世紀以來，當手機成為網絡用戶的終端，短信、微信大行其道，除了部分公函，所有交流都無須展箋動筆，私人信札即便尚未絕跡，也成罕見之物。

一些社會名流及文化人過往的信札，除了互通音問、索文求稿外，也交流所見所聞，還表達率直的議論，有些雖三言兩語，也切中肯綮，往往是他們發表的文章所難見到的，因而彌足珍貴。京城一文友十年前著書，從名家信札探究文壇風雲，別有洞天。往後，這類研究或更引人入勝。

來 鴻

那夜，我們懷念海明威

■ 童丐智

七月二十一日晚上七點，馬灣東泳灘。我和浸大中文系碩士班的同學們席地而坐，在星空下開始了聚會：沒有啤酒，無需蠟燭，四個愛好閱讀與寫作的人，分享着自己心中的那個老人和他的作品——海明威倘若活着，這一天，剛好一百歲。

阿祺第一個站了起來。從小在多倫多長大的他，印象最深的，自然是老人與故鄉的往事：一戰期間遭炮彈炸傷的海明威，在一次演講中把自己的戰地故事演繹得跌宕起伏，而在旅行途中聽到這次演講的富商太太哈麗特．康諾伯，被故事中堅毅樂觀的海明威深深打動，便邀請他到多倫多的家裡，擔任兒子的看護人和老師。於是，一九二〇年多倫多的冬天，海明威認識了多倫多星報的編輯約翰．波恩，從此，用文學手法寫新聞的海明威風格開始顯現，一些新聞故事像他後來的短篇小說那樣語言簡潔。

「去年夏天回多倫多，我還專門又去看了巴瑟斯特街一五九九號海明威住過的公寓。大門口有一個扁圓形銘牌，上寫着：『海明威曾在此居住，任多倫多星報記者。之後他回到法國開始作家生涯。』」說到這，阿祺話鋒一轉：「在多倫多走一走，即便是漫遊，都可能不經意間與海明威相遇，讓你感覺到，凡是他待過的地方，都帶着某種靈魂活在世上。」

阿祺的講述引起了大家的共鳴。從上海來香港讀書、如今在文學期刊做編輯的阿鋒，接着阿祺的話，毫不吃力地背出了《永別了，武器》的結尾：

「你現在不可以進來，」護士中的一個說。「不，我可以的，」我說。「目前你還不可以進來。」「你出去，」我說。「那位也出去。」但是我趕了他們出去，關了門，滅了燈，也沒有什麼好處。那簡直像是在跟石像告別。過了一會兒，我也走出去，離開醫院，在雨中走回旅館。

我驚嘆於這個九〇後出色的記憶力。沒有鋪陳、沒有渲染、沒有解釋，只有素描般的呈現、電文式的對話，那的確是一個「沒有結尾」的結尾，但足以讓每一個人潸然淚下，我知道阿鋒用這段原著呼應着阿祺所講的海明威風格——初讀後的一目瞭然總給人以一覽無餘的錯覺，但真正細讀後便會發現那不過只是冰山一角，深藏於海面下的才是真正強烈的情感和悠長的寓意。

阿鋒之後，是在皇仁書院做中文教師的偲偲。她傾訴了自己的困惑：「這些年，願意在課外時間裡多讀海明威作品的學生數量在減少。但是，對於課堂上必修篇目裡的海明威作品節選，學生們還是能認真去閱讀和理解的，而且考試時也能拿到較高的分數。作為教師，我能做的是盡可能地把自己對海明威的理解分享給學生。但我困惑的是，這個時代，我們究竟該如何閱讀海明威？我們又該如何引導年輕的學生去閱讀海明威？」

大家陷入了沉思。海明威的敘事，不露聲色卻意蘊無窮，閱讀他的文字，需要的是安靜的心靈、平和的心態，需要的是對人情的體察、世事的頓悟，需要內心裡始終存一片溫情的憧憬和對未來美好的想像。而如今，浮躁的快餐文化和功利的應試主義，讓年輕人閱讀和理解海明威的空間和土壤似乎越來越逼仄。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輪到我了。我該講點什麼？這兩個月，香港頗不平靜。我們的社會究竟怎麼了？那些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為什麼會迷失、會慌亂、會失去理智，甚至做出衝擊法律底線的事情？此刻，已是晚上八點。手機屏幕上的新聞在實時更新：聽說，遊行的隊伍竟然包圍了中聯辦；聽說，有人把黑色的液體潑灑在國徽上！熱愛文學也熱愛生活的我們，在這個紀念海明威的夜晚，又該如何重讀海明威的文字？海明威和他的文字，對於我們這個時代、這座城市又有怎樣的現實意義？

我緩緩地說：海明威的影響注定是生生不息的，他的文字，無論是破曉的曦光還是烈日的酷熱，無論是林木的清香還是甘泉的清涼，無論是生的痛苦、死的悲壯，還是戰爭的無情、愛情的甜蜜，都在激發着人類內心的情感，讓我們自覺地置身於所生活的時代，超越成敗與榮辱，在深刻的思考之中，收穫卑微中的無畏、溫和中的堅韌——大家沉默着。不知為何，我忽地想起福克納對海明威的評價：「絕望中流淌着熱望，暗淡中展現出坦然。」當下的香港，需要的正是一份深深撕裂之後的求同存異、攜手同行，需要的是熱望、自信和坦然。這夜，我們的懷念，由幾個人共同的吟誦作結：

「老人瘦骨嶙峋，頸背上刻着深深的皺紋，臉上留着良性皮膚腫瘤引起的褐色斑塊，那是陽光在熱帶洋面上的反射造成的。褐斑佈滿了他的雙頰，雙手因為常常抓住的釣線把大魚往上拉，鐫刻着很深的傷疤。不過，沒有一處傷疤是新的，每個傷疤都像無魚的沙漠裡風化了的沙土一樣古老。除了一雙眼睛，他渾身上下都很蒼老。那雙眼睛樂觀而且永不言敗，色彩跟大海一樣。」